

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



謝國楨著

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

開明書店印行

目次

一	引論	一
二	僧函可謫戍藩陽	一〇
三	順治丁酉科場獄案與吳兆騫孫暘等之流徙	一六
四	吳梅村與營救流人之關係	三四
五	浙中通海案遣戍諸人	四〇
六	龍眠方氏舉家遷徙及南山集獄	五一
七	三藩之變與陳夢雷兩次流徙	六一
八	其他遣戍諸人	七二
九	結論	八三
十	餘記	九三
	附錄：清初東北流人遷徙年表	九八

一 引論

回想九一八事變以前，我們從瀋陽坐火車到長春，或者到哈爾濱去，雖然在嚴冬的天氣，朔風撲面，滴水成冰，大雪紛飛，成了白茫茫的世界的時候，可是我們坐在火車上，坐位是那末樣的舒適，室內是這樣的溫暖，我們可以吃到旅大名產水果，和南方來的蜜橘，我們一點也感不到身在塞北。火車走過了好幾小時，已經到了黃昏的時候，遠望著寒氣侵襲雪光當中，閃耀好幾盞電燈，感覺著人煙非常的稠密，工業非常的發達，那便是四平街，過去不到一兩個小時，就到了東北有名的都會長春。如果我們還要往北行的話，可以由長春乘火車直達哈埠，這是東北著名的商埠，有「東方小巴黎」之稱，我們可以看到蘇僑的風俗和景物。東北，東北是吾國的寶藏，也是吾國工業、農業、商業和文化事業最有發展的地方。是怎樣的教國人所頌贊和豔稱。但是回溯到二百年或三百年以前，雖然是愛新覺羅氏發跡的聖地，但仍是絕塞荒原，人跡罕到的區域，關內的人民，一聽要到開原和寧古塔去，都要不寒而慄，何況那親歷冰天雪地的人們。的確在交通工具尚未設備，工商事業尚未建設以前，人們如何能受得了大自然的壓迫，遠征東

北，真是人們的厄途。正如吉林通志卷一百十五寓賢楊越傳上所說：

「是時寧古塔，號荒徼，人跡罕到，出塞渡湍江，越穹嶺，萬木排立，仰不見天。亂石斷冰，與老樹根相蟠互，不受馬蹄。朔風狂吹，雪花如掌，異鳥怪獸，叢哭林暉，行者起踣其間，或僵馬上。」

這足以使聞者戒塗，行者卻步。但是不到幾十年的光景，清廷把無辜的江南和河北的人民，硬加上罪名，拓荒流徙到東北去，繼之山東逃難的老百姓，和流亡的商人都跑到關外來，所以在不久的時光，道路也平坦起來，氣候也溫暖了許多，那時人民也有了禦寒的設備，南方的貨物也可以流轉到關外去。久而久之，昔日人民視為畏途的東北，反成了吾國人民的樂園，撫今思昔，我們不能不感想到清初無辜被罪，謫戍到東北去的流民，也可以說是東北的拓荒者。至於清初謫戍，猶沿著明代充軍藉以實邊的制度，凡分遷徙、充軍、發遣三種。清史稿刑法志二：

「明之充軍，義主實邊，不盡與流刑相比附。清初裁撤邊衛，而仍沿充軍之名。後遂以附近，近邊，邊遠，極邊，煙瘴，爲五軍，且於滿流以上爲節級加等之用，附近二千里，近邊二千五百里，邊遠三千里，極邊煙瘴俱四千里，在京兵部定地，在外巡撫定地。雍正三年之律，第於十五布政司應發省分約略編定。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據邦政紀略輯爲五軍道里表，凡發配者視

表所列，然名爲充軍，至配並不入營差操，第於每月朔望檢點，實與流犯無異，而流徙附近近邊道里，反由遠而近，司讞者每苦其紛歧，而又有發遣名目。初第發尙陽堡、寧古塔、或烏喇地方安插，後并發齊齊哈爾、黑龍江、三姓、喀爾喀、科布多、或各省駐防爲奴。乾隆年間，新疆開闢，例又有發往伊犁、烏魯木齊、巴里坤、各回城分別爲奴種地者。……苟情節稍輕，尙得更赦放還，以視明之永遠軍戍，數世後猶句及本籍子孫者，大有間也。」

又清會典事例卷七四四刑名例律：

「乾隆元年諭：黑龍江、寧古塔、吉林烏拉等處地方，若概將犯人發遣，則該處聚集匪類多人。恐本處之人，漸染惡習，有闖風俗。朕意嗣後如滿洲有犯法應發遣者，仍發黑龍江等處。其漢人犯發遣之罪者，應改發於各省煙瘴地方。」

由清史稿和會典事例參互看來，從清順治初年到乾隆初年，凡觸犯清廷的忌諱，有思想不良嫌疑的人們，都謫戍到東北去。所以清初的思想犯，如吳兆騫、孫暘、祁璵、孫、楊越等都遣戍到尙陽堡、寧古塔各地方安插。到了清乾隆而後，開闢了新疆，因之如徐松、洪亮吉等都謫戍到新疆烏魯木齊各地方去。至流人遷徙地方，道里的遠近，會典事例卷七四四名例律：

「十四年（順治）議定，凡賣錢經紀鋪戶，興販攬和私錢者，流徙尙陽堡。十六年諭，貪官贓

至十兩者，流徙幕北地方。十八年定，凡反叛案內應流人犯，俱流徙寧古塔。康熙五年題覈准，侵欺錢糧婪贓衙役，遇赦援免後仍入衙門應役者，除死罪外，流徙寧古塔。十七年覈准，凡隱匿入官人口至五名，財物至五百兩者流徙寧古塔。十八年議定，凡軍罪及免死擬流人犯，俱安插於烏拉地方，其照常流犯，安插奉天地方。十九年議准，凡貪贓官役免死減等發落者，照例安插於烏拉地方，罪不至死而擬流者，流徙尙陽堡。」

大抵清初流徙的罪人，其初不過充軍到瀋陽，後來由尙陽堡到寧古塔，最後乃發遣到黑龍江、齊齊哈爾等處。瀋陽爲清之盛京，自然比別的地方較爲安適。至尙陽堡、寧古塔等地，愈往北愈爲荒徼。今先說尙陽堡。

尙陽堡在遼寧開原縣東四十里，一作上陽堡。雞林舊聞錄云：

「康熙時雲南旣平，凡附屬吳三桂之滇人，悉配戍於上陽堡。在今開原縣邊門外，滿語稱其地爲臺尼堪，尼堪漢人之謂。」

其次則爲寧古塔，在吉林寧安縣治，清康熙五年建置將軍、副都統、泰寧縣、綏芬廳、寧安府於此，爲柳邊以外之最大都會。按清之先世寧古塔貝勒，居今遼寧之興京一帶，分居六堡，故以爲名，見王氏東華錄，與吉林之寧古塔實非一地。其地較尙陽堡爲遠，清初其地尙未開化，行人皆視爲畏途，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：

「按寧古塔，在遼東極北，去京七八千里，其地重冰積雪，非復世界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。諸流人雖名擬遣，而說者謂至半道爲虎狼所食，猿狖所攫，或飢人所啖，無得生也。向來流人俱徙尙陽堡，地去京師三千里，猶有屋宇可居，至者尙得活，至此則望尙陽堡如天上矣。」

除了尙陽堡、寧古塔而外，尙有下列數處：

〔鐵嶺、撫順〕 東華錄順治十八年五月丁巳鐵嶺撫順惟有流徙諸人。

〔伯都訥、齊齊哈爾〕 吉林彙徵謫戍人物考：李光遠清初饒陽令，後以明崇禎三太子定王案株連，遣戍伯都訥。此案牽連餘人，同時發配寧古塔、齊齊哈爾。

〔船廠、黑龍江〕 吳振臣柳邊記略：康熙初又增船廠、黑龍江、幕北白登訥。卽有發尙陽堡者，止居奉天府城，而尙陽堡爲墟矣。

〔三姓〕 光緒會典事例七四四刑部名例律，康熙五十二年定：發遣人犯，暫停發齊齊哈爾、黑龍江等處，俱著發三姓地方。

〔索倫、達呼爾、拉林〕 讀例存疑六，名例下：謹按爾時（順治）之流徙，卽後來之外遣也。嗣則有三姓、索倫、達呼爾，卽黑龍江等處也。間亦有發遣拉林者。

不過上舉這些地方，以尙陽堡、寧古塔，被謫的文人，去的最多，所以最出名罷了。至於謫戍的流人，到東北去後，撥給各地駐防旗人爲奴，或當苦差，不過有些讀書

人偶然被將軍、都統看重，請他們去教書，自然比給披甲人爲奴要好得多了。其由北京謫戍至東北發遣的時期，東華錄康熙九年條云：

「二月癸未，諭刑部等衙門，向來實例流徙尙陽堡、寧古塔等處人犯，六月、十二月不行發遣，其餘月分俱發。今思十月至正月終，俱屬寒冷之時，流人多有貧者，衣裝單薄，無以禦寒。以罪不至死之人，凍斃道途，殊爲可憫。以後流徙尙陽堡、寧古塔人犯，十月至正月終，及六月俱停其發遣，餘月照常發遣。」

當時的流人，有時遇赦，可以由安插的地方，由遠及近；或者可以遇赦歸里，如吳兆騫得賦刀環，陳夢雷遇赦復用，但大多數的流人要邀恩赦，重返田里，非得納贖贖罪不可，要是沒有錢，或沒有幫助的人，那是受到雙重的壓迫，恐怕輕易不容易回到故鄉。十朝聖訓康熙朝二八云：

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壬子，上諭大學士等曰：流徙寧古塔、烏喇人犯，朕向來未悉其苦，今謫陵至彼，目擊方知。此輩既無房屋棲身，又無資力耕種，復重困於差徭。況南人脆弱，來此苦寒之地，風氣凜冽，必至顛踣溝壑，遠離鄉土，音信不通，殊爲可憫。雖若輩罪由自作，然發遼陽諸處安置，亦足蔽其辜矣。彼地尙有出土可以資生，室廬可以安處，且此等罪人，雖在烏喇等處，亦無用也。」

滿清時代，對於統治漢人，慣用這種把戲，尤其是康熙帝玄燁，用這種市恩的手段，所謂恩威並用，來愚弄這一般臣子，試觀東華錄上所載，那是屢見不鮮的。到了雍正乾隆兩朝，屢興大獄，搬弄這種毒辣殘酷的手段，更運用得靈活，扮演得可笑，猶如無母的孤兒，失羣的羔羊，任人宰割，這是人間的悲劇，不能免的事實。然而人民心中的裂痕，是永遠不能減掉的。

當清廷的初年，他不是不畏懼清議，來彌補這條裂痕，他不是不想拉攏士大夫來調和民族抗滿的思想。他曾經兩開博學鴻詞科收買在野的士流來預修明史，他不是強迫顧亭林先生應徵清朝，致迫着顧先生說出來「刀繩俱在，無速我死」的話嗎？他又何嘗不慕關右的學者，傅青主、李二曲、李天生諸君，迫得他們臥病不起，望闕謝恩嗎？這些是有名的碩儒，致引得高蹈不屈；至於一般平民，和伏處草野的士族，偶爾因為言語不慎，致引起思想反動的行為，重則殺身破家，輕則遠竄絕域，妻子流徙，甚至已經辱身出仕清朝的人士，偶爾因極小的事故，也受到同樣的刑罰，真是教人無所措手足。總括清初士夫，流徙遼左，不外有下列幾個原因：

一、順治丁酉科場獄案 自從順治入主中國，已經有十餘年，河北和江南的士夫，稍稍出來，應試新朝。又因科場通關節的緣故，加以罪名，致遭慘禍，流徙遼

左，吳兆騫、孫暘等，都是在這一案的人物。

二、清初史獄及文字獄 如南潯莊廷鑑私修明史獄及戴名世南山集獄，以及查嗣庭、胡中藻的文字獄，皆屬於這一類。

三、清初通海案 當清順治間，雖然平定中原；但是黔滇一帶永曆尙抗守南服，鄭成功蟠踞臺灣，在順治十八年間張煌言和鄭成功的兵，直窺鎮江，遠及蕪湖太平，當時江南人民欣欣望治，及事平之後，遷怒士民，誣以通海之罪，若祁理孫、楊越之謫戍遼海，就屬於這一類。

四、平定三藩案 三藩既平之後，凡附屬吳三桂之滇人，悉配戍於尙陽堡。凡與三藩通謀之人若陳夢雷、金鏡、田起蛟、李學詩等，俱從寬免死，發給披甲新滿洲爲奴。

五、清順治間之朋黨案 清初滿漢本不融洽，滿洲人與滿洲人爲黨；而漢人、北人與南人各自爲黨，馮銓爲北人之黨，陳名夏、金之俊、陳之遴爲南人之黨，彼此攻訐。名夏被誅，之遴之謫戍遼左，卽屬於這一類。

六、雍正間年羹堯隆科多獄案 自從康熙廢立儲君，雍正入繼帝位，不久就有年羹堯和隆科多獄案發生。隆科多禁錮終身，其子玉柱發往黑龍江當差，門生故吏，

若汪景祺、查嗣庭，被罪論斬，妻子兄弟發往寧古塔爲奴，就屬於這一類。

綜上六點，流徙的人士，不是尙陽堡，就是寧古塔，後來又發往黑龍江爲奴。以上所舉，不過其犖犖大者，至於羅舉細故，橫遭物議，正不知有多少含曲被放的人們，偶然一個消息傳來，朋友們都驚惶失措，仰屋生悲。至於緹騎到門，張皇就道，老母痛哭，妻子牽衣，更不知有怎樣淒慘的景象。其幸而得賦生還者，若祁理孫、吳兆騫諸君，固足深堪慶幸；若埋骨荒山，永戍不返者，恐怕更難以縷舉！若是我們一翻開遼東的士族家譜，便有不少的往昔，是他們的先人。可是哲人往矣，然而無名英雄的不朽精神，和吾國華族的光榮，永遠流傳在吾國光耀的東北！

我想寫這篇文章，是啓發於陳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，本想博參羣籍作一點較精深的考證；但是既來海上，手閒無書，一天價忙忙碌碌，東奔西跑，找不到幾種參考的書籍，更談不到精湛的作品了，蓄志已久，苦不能動筆，於是在百忙中間，草成這蕪雜的文字，須知我不是坐在象牙之塔裏面，而是寫於車走雷聲的十字街頭，略抒己見，獻給社會，作一個概觀罷了。

二 僧函可謫戍瀋陽

明崇禎十七年甲申，就是清順治元年，李自成陷破了北京，吳三桂請援，引得清兵直入京師，重演外族再統治中國的局面，那時人民紛紛南下，福王即位於南京，支持了半壁天下，可是到了第二年，清兵直搗南京，福王北狩，燒殺擄掠，把南京糟蹋得不像樣子，住在南京的人民，東藏西躲，一日數驚，真是沒有安生的日子。有一天晚間，在城南鄉紳顧夢游的樓上，擒住了一個從廣東來的和尚，法名叫作函可。說他行爲不檢，私造目賭國變死難諸臣的私史，詆謫清朝，大爲不敬，百般拷打，械送京師，下了刑部監獄，問定了罪名，得以減死遣戍瀋陽，那可算受到史獄之禍，遠戍東北第一個人了。

說起函可來，他本是廣東的仕家子弟，法名函可，字祖心，號剩人，博羅人。俗家本姓韓名宗騷。他的父親名日纘，是明萬曆丁未進士，官至禮部尙書，卒諡文恪，家門鼎盛，是嶺南的望族。他自幼就好義勇爲，智慧充足，自從他父親死了以後，還是在崇禎年間，他纔二十九歲，見國是日非，遂與番禺曾起莘，同參禮道獨於羅浮華首道場。道獨上人字宗寶，法號空隱上人，本南海陸氏子，年二十九，入博山參無異禪師，得其

真傳，爲曹洞三十二傳法嗣。宗騷、起莘，仰慕他的大法，都投奔皈依到他老人家的門下，道獨令他參趙州無字禪。宗騷獻頌曰：

「道有道無老作精，黃金如玉酒如澗。門前便是長安路，無向西湖覓水程。」

自從參了這個禪偈以後，對於事理，融會貫通，無不深解。他們兩個人都隨道獨入匡山下髮，道獨錫給他法名叫作函可，而起莘則叫函昱。到了崇禎甲申，聞到國變的消息，悲慟見於辭色，後來聽說福王立國南京，他馬上跑到南京，以請藏經爲名，住在江寧顧夢游的樓上，他親眼看見南京失守，忠烈臣民死難的情況，慘不忍睹，乃作了一編私史，可巧就被巡邏的捉到，幸而沒有損害了性命，就把他充軍到藩陽去了。

我們再提起函昱，自從傳受了道獨的大法，他雖是禪衲子，但是秉性忠鯁，仍忘情不了國是，他目擊世變，起義的起義，成仁的成仁，他想以釋家的力量，來做掩護的工作。他初爲僧住歸宗寺，避亂居西樵，後又居雷峯，開堂收徒，援引善類，所立規矩，整齊嚴肅。他收的弟子都是以「今」字排名，粵中的士夫以及平民，皈依大法，做他的弟子的，真是不在少數。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上說：

「函昱雖處方外，仍以忠孝廉節垂示，以故從之遊者，每於死生去就，多受其益。」

這真是實錄，他在歸宗寺的時候，與嘉魚熊開元，新城黃端伯，休寧金聲游，以禪悅相

契，由此可以看見他的旨趣。後來主持雷峯，時局糟得更不成樣子，一般忠臣烈士都皈依到他的門下。如桂王的給諫仁和金堡，以直節著名，自謫清浪衛時，已削髮爲僧，及禮函昱，他爲之易名今釋，親爲之滌器廚下，雖在隆冬，龜手，不廢服勤。今釋後來削丹霞名剎，乃迎延昱，爲之主法，函昱遂付他大法，爲第三法嗣。後來到了乾隆年間，爲兵備道李璜所告許，遂有焚寺磨骸之命，廟中的五百個和尚也被慘殺了。其他如鄧州李充茂，捨丹霞舊宅爲寺，祝髮爲僧，錫名今地。桂王中丞西安劉湘客爲五虎之一，也事函昱，錫名思圓。杭州名士陸圻麗京，他曾擢了莊氏史獄來遊粵中，皈依函昱，易名今竟，其他皈依函昱門下的信徒爲數尤夥，不能悉舉。函昱以名孝廉與函可同時出家，人都以爲奇怪，到了後來，時局鼎沸，一時縉紳遺民，多出其門，他抱有深刻的意義，那時人人都佩服他。

函可自從被罪流徙瀋陽，他仍戒持靜律，不到幾年以後，福王、唐王全被清兵擊破，魯王監國舟山，也沒有偉大的力量，來興復殘局，那時張家玉、陳邦彥、韓如璜等起兵於廣州九江鄉中，也如曇花一現，同歸於盡，函可的弟弟宗麟、宗騷、宗驪，與張家玉響應，起兵殺賊，不幸全家殉難，連寡姊幼妹都死於非命，消息傳來，他是如何的悲痛，他曾做了幾首悲歌，最警的句子有：「地上反奄奄，地下多生氣。」其悲憤之

語，家國之痛，溢於言表。那時瀋陽人士都很器重他的品格，於是大闡法教，由普濟、歷廣慈、大寧、永安、慈航、接引、向陽凡七座大刹，收了法徒約六七百衆。

是時函昱正開山雷峯，而函可也廣揚釋教於瀋陽，與函昱雖嶺海遠隔，而聲氣相通，函昱聚集東南的遺民，函可在瀋陽，也有許多被譴謫士夫，朝夕相依，探討心性，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云：

「時譴謫諸臣，若萊陽左懋泰，密化李呈祥，壽光魏瑄，定州郝浴，秦興李開生及李龍袞、陳心簡輩，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，後皆引爲法交，函可因招諸人爲冰天詩社，凡三十三人，自稱榷權和尙，其稱北里先生者卽懋泰也。」

這一些人物，除了左懋泰爲左懋第之弟，懋第北使燕京，不屈死節，懋泰曾投降李自成，後又歸順清朝，懋第不承認是他的兄弟。其餘諸人，均爲貳臣，見於清史稿和盛京通志。

據清史稿所載：李呈祥字吉津，山東密化人，明崇禎進士選庶吉士，順治初授編修，累遷少詹事，以條陳部院衙門應裁去滿官，專用漢人，下刑部獄免死流徙盛京。魏瑄字昭華，山東壽光人，明崇禎間進士，官御史，順治初以薦起原官巡撫甘肅，請免治私縱逃人奪官，流徙遼陽，卒於戍所。清史稿有傳，文長不錄。至郝浴，盛京通志卷三

十九云：

「那浴字雪海，定州人，順治己丑進士，任四川巡撫，守保寧城，破賊有安蜀功，因參吳三桂，謫戍鐵嶺，讀書講學，無間寒暑，註周易解，士人宗之爲復陽先生。」

可是由這兩家的從遊人物看來，函暈在嶺南所收的門徒，多爲明季忠烈之士；而函可在瀋陽所結交的，多爲清初譴謫諸臣，亦因時地不同，故所交往之人，亦因之而異。但半是降志辱身，骨鯁之人，他們兩人的胸懷，志在規復危局，不言而喻，都可以明瞭了。未幾吳兆騫漢槎，謫戍寧古塔，路過瀋陽，拜謁上人，非常的佩服，奉贈函師五十韻，有：「空法原無住，窮荒任所投，狼河雲漠漠，馬窟雨濛濛，掃雪開禪徑，披沙問幘溝，一乘法鐵騎，半偈化韋韞，白雀飛仍集，青蠅弔可休，半生遼海月，幾度朔邊秋」諸句。其推崇備至，可以想見。他的族弟名宗禮字掌邦者從匡山謁栖賢師曾寄函可七律二首，原詩云：

「碧山風雨長離憂，湖海煙塵恨未收；有客扣鐘歌六月，何人擊楫渡中流。數聲鼙鼓角斜陽暮，兩地飛鳴旅雁愁。庾信江南哀不斷，更堪王粲賦登樓。」

「經旬雷雨蛟龍起，入夢雲生虎豹屯，四海羽書飛白日，十年戎馬躍中原，但聞蘇武辭金闕，不見班生入玉門，紫塞黃榆千萬里，瀋陽花月欲銷魂。」